

谁在消费郭美美

8月20日,郭美美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批捕。

现在回看,郭美美身陷囹圄,看似起于偶然,却终成必然。单亲,“90后”,私生女,演员,模特,被包养,赌徒,红十字会……过去三年,各式各样的经历,让这个被各种传言环绕的女孩逐渐成为一个符号,供立场各异的人发现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的不同侧面。于她本人而言,这是悲剧;对于处于转型期的这个社会,更多是一出闹剧。有什么样浮躁的时代,就有什么样的“郭美美”们。但在多面郭美美的养成中,谁又在消费她呢?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
哪里有郭美美,哪里就有新闻?

过去三年间,凡事与郭美美沾边就能火,如今这样的“魔咒”终于失灵了。

8月14日,北京朝阳区法院,杨秀宇(网名“立二拆四”)正在二楼大法庭受审。这个此前被称为“国内网络第一推手”的名人,曾被认为是“郭美美事件”最大幕后推动者。

细心的人们很快发现,之前传闻已久的“立二拆四是郭美美幕后推手”的消息,在法庭上未见丝毫提及。网络直播的庭审过程,关注者同样寥寥。

“可能因为没有提郭美美吧。”一直对此事有所关注的一位知情人表示。

的确,以往三年来,凡是跟郭美美沾边的新闻,都会成为媒体及公众瞩目的焦点,唯有这次成为例外。身陷囹圄的她,从此以后可能再也傍不了中国红十字会了。

自2011年“郭美美炫富门”以来,郭美美微博上的任何一条留言,都会被成百上千的人转发、评论,虽然绝大多数是负面评价。

同样,被这个曾经的网络名人“傍上”的红会,时刻生活在“郭美美”的阴影下。郭美美犹如红会庞大身躯上的一道结痂,每次揭开都鲜血淋漓。

与郭美美“成名”相伴随的,便是红会不断“被污名化”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网络推手杨秀宇“添砖加瓦”。

2011年6月,“郭美美炫富门”爆发后不久,网络推手杨秀宇便不失时机在微博上评论,转发大量关于郭美美的事情,并曾在帖子中称郭美美是“揭开慈善黑幕的英雄”。

令人意外的是,这些传言并未被带上法庭:众所期待的“立二拆四大爆郭美美内幕”的场景,依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。

不过,当法庭上检方指控“和尚船震门”、“干爹888万包机带我看奥运”等当年热门网络事件实系出自杨秀宇的炒作后,还是不由得引发人们对于郭美美的联想。

此前的采访中,杨秀宇曾承认,他炒作出名的方法之一,就是“傍上网络

名人”。而彼时,头顶“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”头衔的郭美美,无疑是最火的网络名人。

“他们之间可能有牵连,但够不上刑事罪,就不会被指控。”18日晚,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法庭讲究的是“要有证据”。

大众不再关注郭美美,这是三年来郭美美第一次没有在媒体关注的大事件中“露脸”。

“哪里有郭美美,哪里就有新闻。”这句当年名噪一时的“媒体定律”就此失效。

寻找安全感

“炫富门”之前,如果说郭美美与一般“90后”女孩有什么区别,那就是她生活中少了一个叫做“父亲”的角色。

“不管过去还是现在,她都很少谈她父亲的事。”8月13日下午,一位与郭美美相熟的朋友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尽管自诩凡事都口无遮拦,但一涉及父亲,郭美美往往“话会少很多”。

事实上,“父亲”对于郭美美来说,始终像是影子一般的存在者。

按照此前接受采访时其母郭登峰的说法,当初她跟那个男人并未结婚,在怀上郭美美三个月时,男人便因“犯事”被调查两年之久,后来两个人并未走到一起。对于郭美美生父,郭母用了三个字概括:“太花心。”

15岁时,郭美美曾被母亲“赶去”海南与生父生活了五个月之久,不过这段经历并未给这个女孩留下什么好的印象,因为在那边她感受到的不是父爱的温暖,而是欺骗和冷漠。最终,郭美美以“借钱买机票”的方式,从生父身边逃离。

在2009年遇到那个跟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“干爹”王军前,郭美美的生活重心只有一个:母亲郭登峰。

在益阳,深圳的小学和中学时期,没有人知道,这个当时在同学和老师眼中不爱学习,穿着时髦、“喜欢画眼线”、与小混混一块儿玩的“小太妹”一般的女孩子,内心深处对父亲会有着怎样的渴望。

父亲的缺失,使得郭美美更多被母亲的影子所笼罩。这点连郭美美后来都承认,从小母亲就对自己溺爱不止,她从妈妈那边得到最多的教诲就是,“把

自己打扮漂亮点,长大好找个有钱老公嫁了。”

“缺乏父爱,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。”一篇心理学网帖在分析郭美美时说,一个人,尤其是女孩子一旦缺乏安全感,就会想方设法去找寻这种安全感。从现实中来看,郭美美把“花钱”作为替代“父爱”的最大的安全感。

对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到底该怎么走,郭母也只是笼统地提过,“以后自己(指郭美美)幸福就好。”

郭美美自己从不讳言喜欢花钱,“喜欢名车和各种名包。”

建立在“花钱”基础上的这种安全感找寻,显然很容易将人导向另一个维度。

靠炒作出名的“朝阳V姐”

尽管很多人将2011年的“炫富门”作为郭美美命运的转折点,但郭美美曾不止一次说过,她自身发生变化,应始于2008年到北京上影视进修班的那一年。

北京的生活一点点改变了这个女孩原本的生活轨迹。当然,她本身携带的那些基因,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在这里,郭美美结识了不少家庭条件不错的同学,也越来越会穿衣打扮。

“要在演艺圈里混,就得注意形象。”与郭美美同级的一名同学曾回忆,郭美美的脸其实是那种胖嘟嘟的感觉,不过,“放在微博上的照片都经过了处理。”

郭美美自己也承认,一开始她并不怎么花钱,但周围同学都是穿名牌、背名包,慢慢地她就越来越能花钱。

很快,随着骨子里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被激活,郭美美开始了改变。

“你说是炫耀,我觉得就是分享。”这是郭美美当时发微博的心理动机之一。

一年的进修很快结束,迎接郭美美的,却是寥寥无几的情景剧和摄影模特参与等小活,几个月几千块的收入,显然不足以支撑她在北京昂贵的支出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郭美美微博的注册地址为“北京,朝阳区”。“她很可能做过朝阳V姐。”8月12日下午,一位北京娱乐圈人士提醒齐鲁晚报记者。

网上对所谓“朝阳V姐”的描述是,“拥有长腿、锥子脸、大胸,手拿新款苹果手机,一身名牌,服装为深V领的美女。”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,微博地址写的多是北京朝阳区,并且有微博认证为模特、艺人。

这是一个在2010年前后随着视频网站开发自己的综艺节目而催生的新型群体,其最为人知的,是曾大量出现在某大型知名相亲类节目中。

这个群体的兴盛伴随着微博的兴起,“她们很多人便是通过实名认证的微博联络生意并炒作自己。”上述知情人表示。与“朝阳V姐”同时期的,还有外围女、商务模特、COS女郎等,她们的共同特点之一,便是“有正常活时就接活,没正常活就干私活。”

私活的范围也没有多少界定,酒店饭局、KTV、夜店等是主要活动场所。

郭美美“炫富门”爆发前后,她所居住的北京后现代城小区,从事上述“不固定工作”的女人不在少数。

“有时候晚上从这边过,看到那种女人挥手,我基本都不会停车拉的。”8月16日下午,一辆穿过后现代城的出租车上,司机挥着手对齐鲁晚报记者狠狠说出四个字:“嫌弃她们。”

这个小区的一处烧烤摊上,老板很内行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这些“小姐”一般下午五六点“上班”,晚上一点“下班”,很有规律。

当然,“如果被人包了,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尽管有着相近的环境和生活方式,但在2011年9月份的一段视频上,郭美美抹着眼泪否认了自己与上述群体的关联性:“他们有些人说我出来卖,你有证据吗?能找到客人吗?”

2014年东窗事发,郭美美“几十万一次”的价格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离开学校不到一年,“几个月挣几千块钱”的时候,郭美美遇到了她生命最为重要的人——中红博爱股东王军。

此后,从王军这个“干爹”身上,郭美美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类似于“父亲”的亲近感和“无忧无虑花钱”的畅快感,更重要的是,借由王军处听来的“红十字会”几个字,郭美美的身价大为提升。

(下转B02版)